

## 父亲的遗书

■尚宏厅

父亲与病魔缠斗了近二十年，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。

父亲年轻时在外工作，我们兄妹五人靠着母亲挣工分苦苦熬过童年的时光。1979年腊月，在县采购站工作的父亲将家从乡下迁到县城郊区。尽管一家人暂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，可没有一个人感到委屈。

接着，父亲就开始组织人力挖鱼塘，请人脱坯、运木材、拉石料，半年时间，三间崭新的瓦房盖了起来，一家人住上宽敞的房屋，从此告别了吃红薯、红薯片、红薯叶老酸菜的贫困生活。父亲的肝病也是在这期间患上的。

此后的日子，父亲抱病一边骑自行车到县城上班，一边照顾家庭。和母亲一起耕种我家的田地，上班供养我们兄妹五人读书，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。

从那时起，父亲药不离身。他每月两三百块的工资大都用在买药上，手头紧巴。我工作后，每月给家里交10元钱，而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，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

即便手头拮据，父亲对老母亲仍很孝顺，每年都要回老家看望我九十多岁的奶奶，把奶奶所需的钱粮和木炭备足。有一次，父亲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万一我走在你奶奶前头，我们弟兄三人安葬奶奶该我承担的那一份由你来出。”如果不是常年被疾病困扰，这些事不会让他一直悬心。

奶奶去世那年，父亲病情加重了。为了不影我们兄妹的工作，母亲担起照顾父亲的责任。父亲去世前一年夏天的一天，母亲陪着他到市里看病，中午在我家吃饭。妻子炖了鸡汤，父亲只喝了一点汤。吃罢饭两人就乘车返回老家。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来我家，现在想起来我仍很难过。

病重中，父亲找来纸笔，由他口述，让我表弟执笔写下两封遗书。在给我六爹的遗书中写道：“万一我不幸，请你一定安排妥当，一切从简，火化后一定把骨灰带回来。娃子们不懂，请你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好。”

给我们兄妹五人的遗书中，父亲交代道：“我的后事一定节约。你们一定要把妈妈照顾好，让她愉快地度过晚年，我到九泉后，也是放心的。”

看到父亲的遗书时，我的泪水长流。父亲去世后，我们遵照他的遗言，妥善操办了后事。母亲如今九十高龄，四世同堂，正安享晚年……

爹啊，您的遗书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。

作者单位：湖北顺强运业有限公司

从我记事起，每年冬季我的手都会生冻疮，肿得如同发面馒头一般，烤火时双手犹如被千万只蚂蚁噬咬。母亲给我买来厚厚的手套，将干辣椒剪成碎片煮起辣椒水，待沸水翻涌成绛红漩涡时，她用手掌擒住我瑟缩的腕骨，将我那十根肿胀的“胡萝卜”按进蒸腾的辣雾里蒸熏，辣乎乎的烧灼感让我几欲逃脱，她的手却始终如镣铐般稳固。

约莫一刻钟，剧痛转为麻木，赤红褪作淡粉，母亲用指尖蘸取冻疮膏，在冻疮处抹上厚厚一层。不出三日，手上那些红肿便逐渐消退，指头重新泛起健康的粉白。

小学时我的身体不好，骨瘦如柴，一降温就会频发感冒或扁桃腺炎，只靠吃药难以好转。每到此时，不管是雨雪交加还是半夜三更，母亲总会背上我奔向医院，之后我必定连着几日肌肉注射。

记忆里，注射的药剂好像是青霉素，棕褐色药液在玻璃瓶中泛着冷光。伴随着恐惧和忐忑，我颤巍巍地坐上高脚凳。当消毒棉球擦过皮肤的刹那，寒意顺着尾椎骨爬上后颈。此时，母亲扶住我的肩头轻声劝慰，让我不要紧张，僵硬的肌肉被她手中传递出的暖意悄然化解。

连日晨昏交替的肌肉注射，我两侧臀肌渐渐隆起青紫的“丘陵”，走路一瘸一拐。母亲心疼得直蹙眉，每晚待我蜷进被窝，她总会捧着温热的毛巾为我轻敷肿胀部位，缓解打针处的酸疼。在氤氲的热气里，我安然入睡。

长大后的很多年，每当我在途经医院，偶然嗅到医用酒精的气味，记忆仍会瞬间将我拽回那个永恒场景，白炽灯管滋滋震颤，那个战战兢兢坐在高脚凳上的小女孩，因为有母亲的陪伴而趋于平静。

清明将近，岁月如檐角滑落的雨滴，转眼已滴穿二十二载光阴。母亲离去时撕心裂肺的痛楚，已渐渐化作晨光里凝在窗棂上的薄霜。我忽然明白，有些记忆就像飘散的花絮，看似消散在风里，其实早已落地生根。

恍惚中我又忆起母亲，笑容中带着糯米酒酿般的甜香。

作者单位：郧西县林业局

## 奶奶的诚与勤

■李云峰

倏忽间，清明将至，关于奶奶的记忆，在脑海中瞬间清晰起来。

用两个字概括我的奶奶，那就是诚、勤。这两个字，也彰显了她朴素的人格。

打我记事起，奶奶总是一诺千金，答应别人的事，一定会做到。我9岁那年，正值农忙，奶奶从二爷家借农具收庄稼，并答应三天后归还。有了那件农具，干农活趁手多了。就在奶奶准备按约归还农具时，一场暴雨不期而至。我们都劝奶奶别出门，第二天再还也不迟。谁知奶奶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说：“不行！答应别人的事，怎么能不算数？”说完披上雨衣，扛着农具出门了。

第二天，奶奶发烧了，我们都心疼地责怪她，她却说，要是失信于人，心里才会不安呢！

由于家境贫困，奶奶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。虽然没多少文化，但她却教我们要勤劳、善良。“庄稼地不会耽误勤快人”，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每天早上六点半，奶奶准时起床，扫地、擦桌子、洗衣服……天寒地冻的冬天，我躲在被窝里劝奶奶多睡一会儿，她却笑笑说：“奶奶上年龄了，睡不着。”其实我知道，她要早起操持家务，生活的重担不允许她偷懒啊！

有一次周末，我睡到上午10点，奶奶严厉地说，上午是一天最宝贵的时间，应该用来学习，怎么能睡懒觉呢？我无地自容，连忙起床。

奶奶文化低，教不了我太多的知识，却让我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，形成了朴实本分的性格。这种良好的品质，伴随我一生。

作者地址：茅箭区澳门街

## 最后一滴泪

■云舒

初春，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半月有余。当医生告知我们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后，母亲颤抖地在《放弃治疗同意书》上签下名字。那一刻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凝固了，看着医生和护士陆续撤去父亲身上缠绕的透明管线，我知道，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

在护送父亲返乡的救护车上，我们姐妹俩跪在担架旁边轮流按压着呼吸气囊。母亲则蜷坐在副驾驶座整理着一沓厚厚的医院票据。家中早已倾尽所有，母亲拿出了毕生积蓄，我和姐姐也借遍了亲朋好友。

昏迷的父亲面色苍白，双眼紧闭，虽不能言语，但尚存些许意识。熟悉亲切的老宅在铅灰色的雾霭中逐渐清晰，我俯身贴近他，轻轻地说：“爸，转过这个弯就到家了”。这时，父亲干枯的眼皮在颠簸中微微颤动，满是皱纹的眼角悄然滑落了一滴清泪。那滴眼泪至今仍灼痛着我的心——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对至亲的不舍？我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了。

撤去简易呼吸机，父亲的生命像将熄的烛火在风中摇曳。我数着他逐渐绵长的呼吸间隔，看月光漫过他渐冷的指尖……最后一口气息消散时，窗外惊起寒鸦，扑棱棱的振翅声惊碎了满屋寂静。

父亲走后，自责和悔恨时常在我的心头翻涌，悔恨没能留住他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，只顾着强装镇定，连句像样的安慰话都说不出口。

直到有一天，偶然在社交媒体读到琼瑶的遗书，她说“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宁愿选择翩然归去，也不愿成为依赖插管维生的卧床老人”。我想，也许没有让父亲浑身插管地困在冰冷的病房，而是枕着魂牵梦萦的故土安然入眠，是对他最大的孝顺和仁慈，也成全了他最后的体面和尊严。

只是每当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，回忆起在救护车上那个泪水滑落的瞬间，我还是会泪湿枕巾。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北京北路